

馬伯援與馮玉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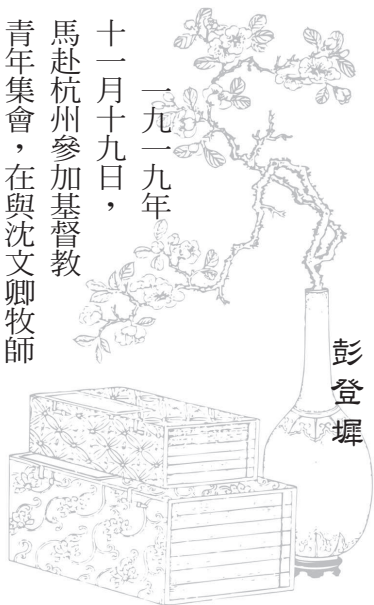
馬
伯
援
與
馮
玉
祥

馬伯援，亦名發祥，字吉楷，湖北棗陽人。一九〇五年留學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系之際加入同盟會。民國成立，馬作為湖北代表，在南京投票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並參加總統就職典禮。南京臨時政府組閣，馬以總務司長負責內務部事宜。孫中山下野，馬亦離職。後任中華留日基督教學生青年會總幹事，從事基督教社會服務事業。馬儘管離開政治舞台，並未忘記國情國是。其後半生的歲月，以一個宗教性的社會工作人員，始終積極贊襄、維護民國國祚的大事，且以此終身。其與馮玉祥的交誼即是一例。

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，馬赴杭州參加基督教青年集會，在與沈文卿牧師的言談中獲悉：

馮玉祥的軍隊愛國。引起了馬的注意。

十二月三日，馬由杭州到上海，在《建設》雜誌社與總編輯胡漢民（曾任南京臨時政府秘書長、護法軍政府交通總長、南北議和代表）會見時，又談到馮玉祥如何治理軍隊、愛國等等，並說準備運動馮革命。胡漢民非常贊同，並說馮系著名的「基督徒將軍」，與你是同道



（馬也是福音教），你能勸他革命太好不過。

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，馬伯援接受孫中山之命，偕同張亞雄以傳教為名抵達西安，密會馮玉祥。馮聘請馬為名譽顧問。四月十日，馬又同張亞雄到三元里會見陝西陸軍宣一師師長胡景翼；晤談中，馬問：「胡公對孫中山的態度研究如何？」胡提筆書寫了八個字「人遠心近，始終一致」。此後，為了運動馮玉祥、胡景翼在北方革命，馬曾數次謁見孫中山於上海莫利愛路。後來，馬又到湖南洛陽會晤馮玉祥，商談北伐問題。

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，馬在廣州大元帥府，謁見孫中山，談到馮玉祥的事。孫中山說：「馮玉祥若真革命必須加入國民黨。」馬說：「入黨固可表明其決心，但因入黨問題，而妨害革命進行，亦可不必。」

一九二四年四月，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，趕走清朝末代皇帝溥儀，並改其部隊為「國民軍」。當時馮推其名譽顧問馬伯援為

代表，赴廣州迎接孫中山北上議政。十一月十日，孫中山乘日本「春陽丸」輪至上海吳淞口登岸，住法租界四四號休息。在此，馬又向孫中山匯報了馮玉祥的情況。孫中山問：「馮玉祥革命徹底否？」馬問：「何為徹底革命？」孫中山說：「一、對外主張收回主權；二、對內主張和平統一，實行民權。」馬說：「馮對於以上兩種主張，不但贊成，且已實行。」

十二月十四日，孫中山至天津後，臥病床榻。馬問馮玉祥：「中山先生住天津好，還是住北京好？」馮說：「來北京為上策，因天津地方，官僚政客，咸集該處，是非較多。」馬又問：「馮總司令與中山先生相見的地方在何處為宜？」馮說：「在北京，方不可來西山（馮時居慈善寺）惹人矚目。」馮又說：「外面說我消極，革命的事怎可消極，軍事方面仍負責進行，請中山先生放心！」十二月二十日，馬在天津謁中山先生，報告馮的有關近況，孫於病床答：「知之矣！你一定要去

日本，須注意日本外交。」馬伯援為歡迎孫中山北上，四處奔走，上海基督教總會領導人，數次催促馬返東京經營基督教教務，勿參與政治。馬回信寫道：「伯援代表馮總司令歡迎中山先生北上，促進和平統一大局，乃吾人千載一時的工作。我個人認為必要，並非以『青年會』為犧牲品。伯援是革命黨人，辛亥之役，親身參加，奉直大戰，曾代表馮氏赴粵，既非借此獵官，尤非借『青年會』名義去招搖撞騙……，伯援個人行動之自由，無論何人不得干涉」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，馬由日本返國，訪問孫夫人宋慶齡，宋對馬說：「已匯款三萬元到上海購買藥品，你到鄭州找馮司令（馮玉祥）轉達鄙意，倘西北軍需此藥品，我先將此項藥品付給西北。」六月十五日，馬到鄭州調和馮軍與工黨關係時，轉告孫夫人意見，馮深表感謝。此後，馬還以馮的名譽顧問身份，到南

陽、鄧縣、襄陽等地，與方振武、孫連仲等軍政要人會晤，宣傳「宗教革命」思想。

一九三二年九月，馬伯援為實踐孫中山的實業救國理想，自薦回鄉任棗陽縣縣長，冀以棗陽為興辦實業樣板。馮玉祥對馬甘棄高官厚祿赴基層任職之義舉十分推崇，遂舉筆在巨幅條屏上書寫一聯相贈，聯為：

能刻苦方為志士；
肯吃虧不是痴人。

並派一連衛兵護送馬到任。

馬視馮墨跡為至寶，珍藏多年，抗日戰爭爆發後，馬旅居香港，仍妥為保存，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病卒。